

摘要

五十年代一個巨變的時代，在以往都以單一論述與觀點審視之，如今多元文化的出現，必將為其開發不同面目的思考，張秀亞與艾雯就是一個例子。在五十年代的女性散文當中，有兩個值得注意的範式，分別是張秀亞所建立的「詩化散文」，追求散文的「純粹性」與艾雯建立的「私密散文」，追求散文的「私密性」。她們都以「美文」的方式書寫散文，成績有目共睹。本論文的研究架構如下：

第一章緒論，將概述本論文的研究動機、目的與範圍方法，提供台灣文學史的書寫另一視角，且開拓女性散文的美學新版圖。

第二章兩位作家的生平與文學中，試圖以時代背景為經、個人生平為緯，劃出二位女性作家的歷史座標，並介紹這兩位作家的文學生命。

第三章將就張秀亞散文的藝術造詣深入探討，分別以主題類型、散文創作的理論與實踐、及散文藝術技巧的錘鍊建構之。張秀亞的主題類型大抵以身邊近物或個人經歷著手，展現了她對人生的關懷。張秀亞的散文文本中有很多對於文藝問題的探討，將其彙整分析，可建構其散文文學觀，並以其散文觀驗證其文本。張秀亞散文的藝術技巧可從四點分析，一為使用凝鍊的文字經營散文。二為多用獨語式的告白用語，屬自我的靈魂對話。三為多採靜態、微物的述寫視角，細膩深刻。四是則是她將意識流小說的概念引入散文，使得傳統散文開始產生質變。

第四章則以艾雯的散文為對象，分析她的散文主題，大抵不出在地的人生小景，刻劃出台灣的風土民情；溫柔敦厚的母愛，散發出母性的光輝；詠物寄情，闡發哲理；田園牧歌，展現恬淡的心境；懷舊憶往，表現對故鄉的眷戀；旅遊書寫的嘗試，為女性散文旅遊書寫留下了楔子。第二節將討論艾雯的散文創作意念

與實踐。艾雯少有專論散文的篇章，但其散文觀可從其散文文本中琢磨而出。艾雯散文技藝的追求中，將提及其以詩為文的精神，強調美的內蘊。而閑話式的晤談用語，讓讀者更貼近作者，讀其文章有如與老友話家常。至於詠物溶化哲理的述寫視寫，可以看出艾雯將哲理化入生活的用心。

第五章將以這兩位作家的書寫特質與意涵成為分析的焦點。張秀亞與艾雯在書寫上有其共同的特質與意涵：永恆的鄉愁指的是她們對往過歲月的依戀，而家鄉與往過歲月成為一個特殊的時空，任何的事物都有它特殊的意涵。「在地化」與「家台灣」的寫作視角，「在地化」表現出女性特有的「空間感」，而「家台灣」使台灣成為女性寫作空間的隱喻，其背後的意義是我們不得不注意的。在尚屬於女性主義初萌期的五十年代，兩位作家利用母性的暈開與渲染，使得傳統的「母性」與前衛的「女性」，得到了兼容並蓄的調和。最後是真實生命的感悟，在她們的作品中，我們可以發現她們對「真善美」境界的追求，而這些都透過對真實生命的感悟表現出來。

最後結論將提出在五十年代女性散文中的兩個範式，這兩個範式在美文的基础分別由張秀亞與艾雯所建構而出。張秀亞的美文書寫為其建立起一個範式，這種詩與散文結合的「詩化散文」，是美文最極至的表現。而艾雯在寫作散文時大量運用日記體與書信體，這種私密性極高的散文體裁，為其建立了「私密散文」的範式。